

看剑堂诗草

王锋 著



主编 刘炜评

六人诗丛

LIUREN SHICONG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剑堂诗草 / 王锋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1

(六人诗丛 / 刘炜评主编)

ISBN 978 - 7 - 80680 - 959 - 4

I. ①看… II. ①王…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103 号

看剑堂诗草

作 者 王 锋

责任编辑 党晓绒 申亚妮

整体设计 哲 峰

排 版 陕工报照排中心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aibaisyb1@126.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6.1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959 - 4

定 价 150.00 元(共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1

《六人诗丛》序

程章灿

客居南京二十多年，每次想到西安，便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说起来，南京与西安，一处东南，一在西北，山川悬隔，风土不同，但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久负盛名的中华古都，在中国历史上又是功绩卓著的文化名城，就像同胞兄弟一般。从古到今，好事者惯于拿这两座城市相提并论，乐此不疲。还有人把它们辉煌煊赫的过去与已不那么辉煌煊赫的今天对比，于是得到了这对难兄难弟今不如昔的悲观结论。是耶？非耶？我无意在此置辩。在我看来，这无非是再次上演一幕古典“双城记”，再次确认“双城”的亲缘关系而已。我固执地认为，像南京和西安这样的古典文化名城，才是最适合读书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每次想到西安，除了想到秦关汉月，想到灞桥风雪，想到雁塔晨钟，想到更多诸如此类的古典场景之外，也必然会想到，这个地理上遥远而心理上并不遥远的地方，今天依然是钟灵毓秀、藏龙卧虎的所在。这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多年文学阅读经验的总结和沉淀。最近，友人刘炜评教授寄来“六人诗丛”文稿，拜读之后，我庆幸，自己的这一印象又找到了更多的验证。

“六人诗丛”由刘炜评主编，收入霍松林、李志慧、赵熊、周晓陆、刘炜评、王锋六位先生的旧体诗选集各一部。这个诗丛的名称很朴素，作者六人而已，别无其他花哨语词。然而，这实在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集合。从出生年代看，六位诗人从二〇后、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直到七〇后，跨越半个世纪有余；其年岁，则从九十高龄的霍松林先生，到五六十岁的诸位诗人，到四十多岁的刘炜评教授和年方三十五岁的看剑堂主王锋，正好是老、中、青三代人，踏过了岁月的漫漫征途，如今在这套诗丛里“胜利会师”了。著名学者，大学教授，书画名家，新闻记者，专业背景各异、人生道路不同的这六位诗人，捧出各自的诗选集，汇聚一堂。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让他们团聚在一起的，却是在某些人眼中陈腐停滞、甚至行将就木的古典诗体。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古典诗词的生命力，借用出自《诗经》中的那句套话，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凑巧的是，西周这个旧邦的都城镐京，就在今日的西安。不管是十朝古都、十二朝古都，或者十三朝古都、甚至十六朝古都，我想，古都长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如知时好雨，无声地滋润着古典诗歌创作的土壤，久矣夫非止一日。从这两年陆续收到的几期《陕西诗词》上，我早已知道，西安不仅有相当活跃的陕西诗词学会，也有很多类似荞麦诗社这样的民间诗歌组织，还时常有命题征稿、分韵赋诗之类的风雅活动。民间涌动着诗的泉源。赋诗征稿，

友朋唱酬，往往通过手机短信传送，“六人诗丛”中的作者，就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诗丛中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诗可以群”，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古典诗体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显然，这里所谓古典诗体是广义的，既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也包括曲子词和散曲，还包括辞赋和对联。不同体格各有优长，有的适合抒情写志，吟咏时事，可以慷慨悲歌，也可以鞭辟入里；有的适合描摹山川风物，可以精丽流美，也可以机智诙谐。就像这六位诗人，各人有各人的性情，各人有各人的志趣。要了解他们的性情和志趣，看这六位各自的室名斋号，大概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唐音阁、心斋、风过耳堂、酒馀亭、半通斋、看剑堂，他们的诗集也都以斋号命名。唐音入心，风声过耳，酒馀看剑，要豪情万丈，也要虚心追索；要侠气干云，更要风流自赏，那就不需要一点谦抑吗？当然需要，于是就有了半通斋。你看，秦中大地树立的这一排斋、亭、堂、阁，岂不是既追求个性，又相映成趣吗？

“六人诗丛”中的诗篇编排，采用的是编年体，这也是有讲究的。在每篇作品后加注写作年代，按照年代先后编列作品，至少有两个好处：大的是有助于读诗论世，感受诗人心弦如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起伏相应，小的是便于考察诗人艺术的发展变化，省却未来诗史研究者系年考辨之辛劳。六部诗集中年代最早的一篇，是霍松林先生的《卢沟桥战歌》，作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而年代最晚的，则是刘炜评《毕编〈半通斋诗选〉，口占一绝》，作于二〇一〇年五月。这是前后悬隔的七十四年，也是绵延持续的七十四年，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坎坷历程，沧桑巨变，对于中国来说，这绝对是不平凡的七十四年。岁月荏苒，在六位普通中国公民的心空之上，留下了难以抹煞的天光云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雾雨雷电。可能有人会问：都二十一世纪了，为什么这几位还要作旧体诗？为什么还有人爱看他们的作品？读一读“六人诗丛”，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六位诗人作品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成就，已有各集自序或他序详细评说，我没有资格乱弹，也没有能力说出更多新意。我感觉，这一套旧体诗词选集丛书，在以诗仙李白命名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除了具有象征意义之外，更有历史意义，只不过这后一点，也许要过若干年、经历若干事之后，才能看得清楚，才能说得明白。而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表达的，只是作为一位古典诗歌爱好者、同时也是这套诗丛的一位读者内心的喜悦而已。2010年初冬于金陵选念楼

（程章灿博士，1963年生，福建闽侯人。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序一

王蒙

随着温饱、小康、发展教育和弘扬传统以及离退休制度的确定化等情势，现在书写中华传统诗词的朋友越来越多。

写得好的很少，我想原因是：

第一，中华诗歌是一棵巨大的文化树，旧体诗词是树的叶和花，你对此树与其根基的接触体悟感觉都太有限，写出东西来与大树不匹配，内容形式（韵脚平仄对仗……）都蹩脚得令人扼腕，生硬、疙瘩，写出来的东西不如快板、顺口溜，不如干脆写诗味有限、但知胡乱分行的新诗。这样的人显然连《唐诗三百首》也欣赏不了，更背诵不下来十首。让他们写旧体诗词，实是旧体诗词的灾难。

第二，您老人家太熟悉旧体诗词这一套了，写出来古色古香，句句似曾相识，字字有法可循，联联空洞无物，你写的像他的，他写的像你的，无个性、无创意、无活气，篇篇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

这时出现了我的年轻诗友王锋。去年他在网上看到我在北戴河海面上四仰八叉地仰泳的照片，写了几句赠我，其中“如意令成解佩令，逍遥游是汗漫游”一联令人叫绝，不但内容丰富，而且，二“令”皆是词牌，亏他想得出。庚寅春节，他用手机短信方式组织了一大批诗痴们制作迎虎年诗作，亦是盛事。

我后来有缘更多地接触了他的诗作。我喜欢他的“似火流沙横古道，随风旧事满长廊。”（《庚寅夏将随丝路考察团赴中亚及俄土希意诸邦行前口占》）空间中的流沙与时间中的旧事，令我这个曾在大西北生活了许多年的人感慨无尽。

他的“颇感儒学盛中有忧也”的说法也很深沉，与跟着起哄的无知之徒们大不相同，他咏孔府是“孔庙森森孔府深，孔林郁郁四千坟。”相当沉郁乃至痛切。最后说是“樵黎未解人潮涌，也念大成至圣文”，是说导游居然将大成至圣文宣王即后世给孔子加的可笑的封号读成大成至圣文，尊孔而如此文墨，让人说什么好？

最妙的是“闻方英文先生胆囊摘除”，他解释说：“方先生有《落红》、《种瓜得豆》、《后花园》诸著，又撰文反思屈原沉江事，平时颇喜下象棋，余常相与共啖羊肉泡馍，探视归来，俚句寄之。”

诗曰：

红未落时胆已落，乍闻此讯慨如何。

盘肠腹内种瓜豆，刺骨文中问汨罗。

保健须停羊肉泡，养心仍把士车挪。

闲闲散步花园后，刀锯之余且放歌！

不无聂绀弩风，应称作绝对中华诗词中的黑色幽默，幽默中包含着挫折、困顿、灾祸、直至血腥。还是大雅若俗。

可能因为笔者也有摘胆之痛，读来好不快意！诗是要有生活气息的，只会从诗到诗的人，可以当诗博士、诗教习、诗评委，却不可能是诗人。等你能进行从生活到诗、从经验到诗、从歌哭怒笑到诗的飞跃了，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

他的“庚寅新正书怀”中有句：“轮轨梦回苗岭碧，舷窗神晤汉江清”遣词秀美，并有时代特色矣。

近日，他也写了“世界杯”，叫做“庚寅世界杯期间余岁登卅五”：

大块绿茵奔竞忙，万身如海一身藏。

匆匆卅五流光迫，浅浅半杯胸胆张。

赖有围观添二劲，纵无喝彩拼全场。

人生随处知何似，绝类抔球屎壳郎。

“一身藏”句甚有味道，人海茫茫，何处有己身焉？然后马上联系自己的35岁。许多写诗写得相当熟练的人，硬是看不出他那个“我”来。王锋不然，敢在诗中亮出真我。2010年即庚寅年对于王锋是重要的：第一，举行了足球世界杯赛，第二，他35岁了。两件大事，交相酝酿，出了此诗。

“二劲”，他解释说是二杆子劲，北京叫“二百五”劲，上海话是“十三点劲”，当然三者又有微妙的差别。此二句岂止是说足球，也是在说王锋，也是在说老王，也是在说大家麻家。麻家是助词，是用维吾尔语的方式戏说汉语的“大家”二字。“屎壳郎”则是说的南非世界杯开幕式上，有该“郎”跌跌撞撞地推球的舞蹈画面。也是别开生面，而且王君从中得到了诗性的语言和意象。屎壳郎入诗，应是自王君始。

王君的集李白句与集杜甫句也极见功力，没有对于李杜等诗作的烂熟于心，不可能有此等成绩。

其他纪游诗、藏头诗、咏时诗也都是真情实感，从容悠远，用语比较抖搂得开，前贤诗词曲文都能为我所用，自然大气，与那种抠抠缩缩型不同。当然，例如二劲云云也还有可以再讲究一下的空间，我意与其用“二劲”不如用“杆劲”。王君以为如何？

我祝贺王锋诗作的出版，我祝愿新人新作能给传统的诗词带来新的驱动力。

2010 年 7 月

（王蒙，著名作家，1934 年生于北京，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等职。）

序二

鲍剑

为王锋的诗集写一点文字，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本古体诗集。坦言之，诗这种品类，离生活很远但离心灵很近。在某种意义上，愈离心灵近，愈难以把握，而古体诗，不仅离心灵更近，而且离生活更远。古体诗时代早已远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我想，王锋“相中了”我，大概与今年春节的一次古体诗唱和有关。春节期间收到王锋的一首《山中迎岁呈诗友》：“去岁萍踪此/今年复寄身/一灯书佐酒/万类目及心/风过无微草/冰封有细鳞/山居堪养气/虎影动遥岑”，察王锋平日行文，其古文学养在报社同仁中应属佼佼者，这首诗读后才觉其食古照今已是信手拈来，行若流水，一派贤士风范。兴趣一来，遂以春节为由头，结合人生心境，胡诌了几句回复：“灯火照万户/凭窗望星斗/陋室藏书卷/心中有精神/世人随风去/独自留玄鬓/旧岁复新岁/天老我亦老/再观弄梅处/报春年年早”，后翻《全唐诗》时又得兴致，再吟一首“唐宋诗词已唱绝/空余我辈赏风月/山水不语情自在/今古皆留笔墨间”发给王锋，没想到与王锋的唱和很快引来了王蒙、肖复兴、熊召政、贾平凹等文坛学界大佬的大唱和，一时载着古体诗的信息从东西南北汇聚到西安，颇有盛唐气象之幻象再现的感觉。

古体诗是中国诗歌的源头，称为“国粹”不为过。从诗经、楚辞，到乐府、歌行，诗家辈出，流派纷呈，佳作如云。唐以后，古诗分解成两大系统：一是格律化的绝句和律诗，史称“近体诗”，此为主流；二是“古风”的承袭，即格律不严、比较“自由”的古体诗，此流稍次。“五四”后，诗歌形成新体自由诗与旧体诗两大门类，新诗逐渐成为主流，而旧体诗依然包含并行不悖的“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种体式。现在，格律诗与非格律诗成为旧体诗创作的两种基本体式。以现在大多数人的学养、心境、生活方式，格律一关尚且难过，遑论神韵与才情，我等所谓唱和之什，恐怕亦概莫能外。

观当下古体诗写手，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有之，矫揉造作自作多情者有之，谄媚迎合风骨尽失者有之，遁入竹林不问人间烟火者有之。尽管如此，都不会改变古体诗独有的艺术魅力与价值，诚如霍松林老先生所言：“只要中华文化还在，古体诗就不会消亡”，诗何其高贵，它是来承载和安放精神与魂魄的，读写古体诗，也许我们获得的最深刻体验就是：我们与古圣先贤们的心灵和气息是相通的，我们的文脉自古到今是绵延不断的，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已至何地，将去何方。

但是，这些年，我们一直怀着一种隐隐的忧虑。

中国正在高速前进。有时，快得简直令我们失速、失重、失忆、失衡，整个国家如同在坐过山车，我们正在体验完全陌生化的东西。处此时代，哲学、文化、诗歌等等，都气喘吁吁地瞠乎其后；处此时代，一切都在趋于快餐化，连哲学、诗歌、文化这些管领我们灵魂与精神的东西，也难以例外；处此时代，忙碌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们，好像统统忘记了自己天职何在，早已无暇顾及这个时代。

说到诗，我想起了前不久参加一台大型校园晚会的遭遇。晚会有这样一个节目，尽管此节目只获得了一次掌声，且掌声发生在演节目的人登台之际，可以确定，掌声仅仅是出于礼节性和出于观赏期待。这是一个诗朗诵节目，参与朗诵的近二十多个学生身着长袍，手执朗诵夹，颇有翰林风气，诗写得很好，朗诵得也非常好，这是一个原本必须静静倾听的节目，这是基于对待诗歌的一种起码的礼遇，在这一点上，诗歌至少与交响乐、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是平起平坐的。但结果却是，在朗诵开始不到一分钟后，朗诵声被台下的喧闹声完全覆盖了，朗诵节目持续了大约八分钟，台上的人执著地表演完了他们的节目，喧闹的同学们似乎忘记了这个节目的存在，以至于最后连礼节性的掌声也没有再响起，目睹这些身着青衣长袍的同学们走下台，眼泪打湿了我的眼眶。是的，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台下的人也是无辜的，你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个素质问题，这个状况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时代、国家的状况，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时代、国家已经难以静下心来倾听这些看起来无用的东西。它属于文化，但却不是那种风行的文化，而正是这些看起来无用的东西，本应受到礼遇、敬仰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最柔软的部分，而诗歌的冷遇能证明什么呢？难道不能从一个方面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时代、国家在文化与精神深处遭遇的某种荒芜与贫瘠吗？连这块净地都荒芜与贫瘠了，钱再多，国家再富，发展速度再快又能如何？我们的国民内心是否保留了“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

你可以怀疑因果论，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选择因果论来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也包括哲学、文化、诗歌，甚至古体诗等等，它们在这个时代的境遇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好了，回到王锋和古体诗的话题上。熟悉王锋的名字是很久的事了，了解他亦是从他古香古色、仪态十足的文章开始，真正认识王锋是从我们做了同事开始的，虽面对面交流不算多，但感觉是相知的，他应该是那种心气不低的、且真正有资格以笔为友以笔为生的人，大概是读书过多，已不喜多言语，更不喜为利起争端，但如有关乎荣誉名声之事，他亦会化笔为剑，守护自己的领地。至于他的古体诗，以我自己的古文学养水准，实在不宜加以评说，仅以我对他的了解及面对这么一本古体诗集，王锋，也许他至少是一个向往回到古体诗时代

的，一个怀念和眷恋古体诗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生活在繁荣而纷乱的时代、却不想丢失魂魄的当下文人。

2010 年 10 月 6 日 23 时

（鲍剑，著名传媒人，华商报社总编辑）

序三

刘炜评

合阳为伊尹故里，素多挺出之才。昔之太姒、曹全、雷简夫、范燧、李灌、印光法师、党晴梵者，并事功辉赫，名昭青史。今之刘法鲁、李斌奎、雷珍民、李宗奇、贺荣敏、阎惠昌、姚敏杰、党宪宗、马河声辈，亦靡不业精所专，令声远播。予友王君钝之，县治南郊人也，卓然厕邑中时贤方阵，而年齿最少。

钝之卒业上庠，负笈西京，供职华商报社，不数岁而才名籍甚。凡访采时闻，目及手应，叙议生风，人莫不知。然其笃于艺文，雅好吟咏，尤长近体律绝，积年所制颇丰，则悉者尚寡。辛巳孟春，予初识钝之于贾公平凹府，旋得馈《试啼集》一册，阅未毕帙，已喜不自禁，击节赞曰：“秦中柒零后执轡旧体者，不逾轨辙若此，吾未之见也。”遂报芹一绝：“宗宋崇唐意未伸，晨风晚雨洗征尘。相逢席上多欢笑，为有诗城结善邻！”自兹订交，款曲频通；酬答唱和，时时有之。至己丑岁杪，钝之诗选毕编，题云《看剑堂诗草》，所择三百馀首，涵登临、酬赠、感思、集句诸材体不一，而读史之获、览物之会、曼妙之想、苍郁之慨，崇真尚善之襟抱，变世矫俗之吁呼，莫不由衷而发，淋淋乎溢于颖端。以其年茂气盛，措词驭句，率多酣畅，似铜丸走阪、骏马注坡，故轻侠失粹之病，偶所不免，是其微疵也。

吾国者，诗国也。屈宋曹刘，华章锦列；李杜苏辛，佳作云构。惜乎近世以降，西风东渐，凋我碧树。而绩溪、怀宁、会稽诸公，但睥识礼教之积弊，而未深察国学之多益，乃张帜竞相激进，投鞭惟期断流。千年风雅文脉，自兹式微，莫可遏挽。遍观海内，《尝试集》而后，心会诗骚正义、道传工部馀绪者，唯吴公芳吉、郁公达夫、聂公绀弩、程公坚甫数十子而已，甚可伤也。至政出湘潭，偏至尤甚。盖湘潭以雄才经略天下，强国富民之心汲汲，然凡事务期除旧布新，故屡有决裂传统之倡。湘潭擅诗，尤长于词，而其作刊布之际，竟不免“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之忧。一国趋背，乃至于此！幸比近廿馀年间，弃祖之习渐寝，寻根之声频作，诗词曲赋，亦复振铃铎。然景象由兴而盛，其时犹赊。愚谓吾华诗焰重烈，必赖乎九州骚人返本拓新，戮力偕作，历百载而无日稍怠。昔韩退之诚从者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善哉斯语！予知钝之诞辰，适在旧历端阳，斯亦奇矣，故尝戏句以呈：“绝笔投江不必哀，河西此日降诗孩。屈王两府情缘好，南橘移来北院栽。”冀君远绍三闾诗魄，近踵富阳韵武，揭其慧剑，并进德艺，渐次臻于大境。钝之钝之，可不勉乎？

商州刘炜评序于西北大学文学院 2010 年 7 月

（刘炜评，著名评论家，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登临篇	1
酬赠篇	18
感思篇	36
集句篇	50
它山篇	63
跋	69

登临篇

庚寅夏重走丝路（十四首）

庚寅夏，余随“重走丝绸之路，助力跨国申遗”采访团，离长安而西行三万里，饱览西北壮景，于霍尔果斯出境，行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圣马力诺诸国，于罗马飞返，历时两月，所历所感，何可胜记，小诗一束，聊纪感慨于万一。

将随丝路考察团赴中亚及俄土希意诸邦行前口占

绸瓷驼马入遐荒，岁阅双千论未央。

似火流沙横古道，随风旧事满长廊。

旄轮迤逦骋欧亚，异国冠裳换海桑。

逾月归来当洗目，时空如此以心航。

车过伊宁巴彦岱忽念王蒙先生年轻时流徙于此

一路西驰过北疆，郁葱可是昔年乡。

老王曾任小王队，旧景已翻新景框。

树影满村烟渐起，桃源一派雨微凉。

江山胜迹吾来矣，荠麦青青野兴长。

访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人居此已逾百年

暮雨疏疏莅此邦，村中风物耐参详。

黑瞳花帽垦荒地，黄口白头说故乡。

刀剑流离恩怨散，犁锄起落稻禾香。

中庭铺毯鸣箏坐，新月娟娟一派凉。

从撒马尔罕赴布哈拉途中观千年驿站蓄水池

荒台旧垒础依然，瀚海无边天正干。

或有客来方井窖，抑因泉冽始营盘。

蜿蜒丝路沙风劲，潋滟一潭砖壁寒。

万里行经中亚日，废兴聚散覩微澜。

自俄罗斯索契登舟夜航黑海赴土耳其

中夜梦回涛怒吼，危樯直指海西头。

四围鸥鹭孤声唳，满座旅人酣梦游。

浪簸轻舟时撼户，风驰异域早成秋。
凌宵起坐昏舱里，无语无眠过两洲。
于佛罗伦萨过旧桥知其为但丁邂逅贝特丽丝处
何处凭窗遣寂寥，但丁当日恨难消。
且收无尽悲欣叹，细听有情涨落潮。
鸳梦难温多变幻，愁云长锁自浮摇。
检翻神曲万行外，恍见伊人碧绿髻。
拾步庞贝古城兴慨
一火尽焚百万民，至今枯木立萧森。
人形奔蹕惊犹惧，城址探刨浅复深。
千亩灰堆藏此贝，满天风雨洒余襟。
繁华真似电光迅，难解空空落落心。
罗马古城盘桓三日无倦
飘轮驶出大明宫，行至此城枫已红。
三万里风长沐我，八千年事漫经瞳。
世间皆晓吾华久，方外亦详罗马雄。
穹顶星空窥一二，落霞台伯逝匆匆。
丝路行集获多国硬币被友人赵明夺爱
洪炉铜铁铸方圆，亚雨欧风信有缘。
淘换故能置琐碎，搜罗每被笑痴癫。
锱铢累累才充款，行囊空空忽似仙。
同贯同窗同嗜好，未窥赵璧已丢钱。
登嘉峪关忆史百感茫茫
一关雄峙朔风寒，瑟瑟马鸣驼影单。
昔日金城犹似铁，此时皓月渐如盘。
满营将帅空争胜，胜国河山忍苟安。
莽莽碛沙烽燧冷，中宵闻笛斗星阑。
放洋归聚以外币零钞赠友步韵戏复炜评兄
此身非是散财男，未购东东小剩钱。
举座摩挲花纸笑，吾曹悲喜例元元。

索契海滩戏吟

索契从来是夏都，街衢佳丽秀丰腴。
薄绡寸缕滩头满，鸥鹭鸣飞入画图。
行经那不勒斯正值中秋
飘轮忽至那波利，一月如霜笼大堤。
对海卅人分饼坐，漫拈趣事啖多时。
敦煌莫高窟过王道士塔
历劫犹存洞几窟，经文图卷早模糊。
豪争巧取纷来日，遗恨微躯逊万夫。
庚寅初冬羊城杂咏（七首）

庚寅初冬，余差旅羊城，于工作间隙匆匆走马一观，好友赵海建作陪，沿最捷之径，访最佳之景。

番禺学宫（即农讲所）兴慨

镰锄挂壁大旗红，何竟小民梦屡空。
星火燎原终霹雳，未宜只入笑谈中。
谒康南海万木草堂

辗转来寻万木堂，依依碧色正苍苍。
座中龙虎风云散，痴坐似闻栀子香。

游陈家祠

一姓麾前百万君，归宗揖祖早成群。
家祠亦是深深院，漫把檀香细细熏。
南越王墓观“丝缕玉衣”及人殉情状
人殉十五等轻尘，缀玉牵丝妆腐身。
枯骨早成泥酱质，可怜冤魄伴宵晨。

北京路上观古道古楼遗址

古道古楼古岭南，此前只作等闲看。
榕阴小坐闻车骑，恍对烟云憩且餐。

夜赴赤岗观广州塔

久闻新塑小蛮腰，此夜江滨慰寂寥。
彩练随心多变幻，亭亭无语立秋宵。

拾步越秀山登镇海楼

山势浅微秋意干，闲闲移步瞰波澜。

此行最是舒怀事，镇海楼头一凭栏。

过眉县张载祠觞滥于斯又鼎兴，关学如火复如冰。

千秋馨荐横渠在，启昧开蒙待曙升。

饮茶洱海舟中下关风送海中舟，浅浅三杯心上秋。

割据豪雄多少事，苍山点点一例收。

过西夏王陵此方游屐未纷纭，偶有客翻西夏文。

史海无边如大漠，荒台寂寂昊王坟。

京中访法源寺忆谭嗣同事一寺悯忠堪绝尘，浏阳当日弃金身。

百年云水庭中换，无限世间惆怅人。

乙酉秋随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赴台湾考察

翼借银鹰两肋风，南天几度雾蒙蒙。

故宫海纳瑰奇宝，新竹云飞隐逸情。

阿里山间枯木立，华陶窑畔晚霞明。

深深日月潭波漾，回望神州烟雨中。

过赤嵌楼

铜铸郑公镇海澜，游人未可等闲看。

红毛窃据今何在，碧浪无边正拍栏。

拾步太平山顶坐望香港夜色

暮色方浓步此山，四围灯火海天间。

豪绅显宦户棚客，一样周旋深浅湾。

庚寅盛夏夜宿长安兴教寺

庚寅夏某夕，与友人麻君赴兴教寺，得心一居士佳茗相招，余抄经两纸，颇觉胜意。夜宿寺中，次日晨，于鸟声如瀑中醒转，漫步塔院，清爽无已。后同赴嘉午台，遍游近处诸峰，过龙背，攀龙头，复抵龙口，多处且险过华山。途中参访兴庆寺，此寺曾宏壮非常，千载间迭有兴废，今仅余殿宇数间与斑驳石条，约略可想见昔日情状，过之一叹。观音庙外，植苍松两株，作迎客状，嶄然抖擞，顿觉清静。归过龙口时，坐观山风大啸，群峰如颤，殊难忘耳。

昨夕僧窗借榻眠，庭柯如瀑渐安然。

中宵塔院月华满，一鹊飞飞蹴睡莲。

京中乘友人赵明铁骑

过“大裤衩”火后颓址

冲霄一炬已消停，残幢无言闹市中。

玉砌粉妆浑见惯，灰臀寥落耸长空。

壬午秋游拜将坛

巴山浸透倍清寒，信步闲寻未废坛。

百万虎贲垂手立，二三酸儒耸眉看。

涂描面影沧桑易，锻炼剑光风雨残。

芳草离离拜将后，一江天汉俯栏干。

与杨小兵兄语及丙戌深秋同游雪域事

驰原穿岭过流沙，又忆雪飞唐古拉。

羚鹿奔伏梵唱起，菩提摇曳异香遐。

暮云八廓凝千虑，微雨三春洒万家。

怅望西南如梦里，纷纷旅思正无涯。

丁亥秋自二连南下苏尼特草原

观那达慕大会

一路风驰苏右旗，连天草海总堪迷。

单于金帐宫车过，断足铜驼暮色披。

正是高秋肥马日，况当烈酒谈言时。

荣枯阅尽浑一笑，博克顽童东复西。

甲申春尽登榆林镇北台

一台雄峙大荒寒，箭雨枪林久已阑。

关外金戈铁马疾，望中绿柳粉桃繁。

榆溪环抱驼山峻，烽火徒燃沙海宽。

心绪不随落日远，凉风拂面雁斜看。

癸未仲春游楼观台

晨入终南瑞气和，碧山无语列峰螺。

炼丹炉废熊熊焰，上善池犹浅浅波。